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5307 / 1324

06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五



山右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汪梧鳳在湘

方矩晞原叅訂

奏草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通鑑上欲為唐安公主造

姜公輔表諫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會歸上都此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使謂

贊云

右欽淑奉宣聖旨緣唐安

唐書地理志蜀州唐安郡屬劍南道

公主喪亡

唐書諸公主列傳韓國貞穆公主昭德皇后所生幼謹孝帝愛之始封唐安將下嫁秘書少監韋宥未克而朱泚亂從至城固薨加封諡不可向此間遷厝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

復京城即擬將歸以禮葬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

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

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拔擢將為腹心今却

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

翰林

唐書姜公輔傳以制策異等授右拾遺為翰林學士

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

理辨直則涉于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于匡輔之義

蜀志諸葛亮傳詔策曰受遺託孤匡輔朕躬

涉嫌止貽于身患違義實玷於

君恩狗身忘君臣之恥也

通鑑本注玷玉病也

別嫌獎義主之明

也臣今不敢冒行所恥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

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

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為國損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

忌諱

前漢馮唐傳鄙人不知忌諱又臣誠愚觸忌諱死罪

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

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

前漢梅福傳昔

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注見十二卷

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

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

也于是置敢諫之鼓淮南子堯置植台善之旌史記孝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注應邵曰旌旛也堯設之

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善者立于旌下

言懸戒慎之鞞立司過之士呂氏春秋湯有司過之士

過知已猶恐他本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為常由是有史

為書以下六句並左傳文杜瞽為詩杜注瞽盲者工誦

箴諫杜注工樂人也大夫規誨杜注規正士傳言杜注

不得徑達聞君庶人謗杜注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

過失傳告大夫善之旌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

道人以木鐸徇於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

諫書亂征大學衍義補曰按工執藝事以諫如伶州鳩

角是說苑晏子曰明君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書亂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

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

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為納忠以諫諍為揚惡怨讟溢

于下國而耳不欲聞詩奄有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求

悟書刑發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

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

同

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
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慝史記

殷本紀紂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以為天下皆出己之下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

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

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大小皆務

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

眾智為智以眾心為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

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但從諫不拂而已哉書從諫弗

拂詩采葑乃至求謗言聽輿誦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采葑無

以下體傳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箋此二菜者蔓

菁與菑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

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並棄其葉釋文葑草木疏云蕪

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菲妃鬼反爾雅云菲葱菜郭以

菲芴為故英華靡遺鹽鐵論文繁于春華班固荅賓戲

土瓜禮斗威儀曰帝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

者德其英華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唐書宰相表建中四年十月

學士姜公輔為諫議大獻替彌綸乃其職分左傳君所

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謂可而有

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比於芻蕘葑菲豈不

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奚足怪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

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

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相

一作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

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為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

為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

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易不遠復

無祇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周官制治于未亂本立輔臣置

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

不遏終變桑田燄燄靡除卒燎原野家語涓涓不滅炎

終為江河書若火之燎于流煽已甚禍灾已成雖欲救

之固無及矣書曰書旅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易繫

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

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

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動

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

上下相戒既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

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為君始

才五集 卷之五 五 行首堂

作漆器羣臣固爭咸謂非宜

說苑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猶漆

黑之諸侯侈國之

不服者十有三漆器之爲用也甚堅其爲費也蓋寡

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與

通鑑太宗問諫

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

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

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罔大

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

書益稷

夫股

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助心靈不

以么微而廢於視聽

爾雅么幼注豕子最後生者俗呼爲么豚故後人有么膺之稱說文

也么小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

愛焉敬則願極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

不皆然

書益稷

而况位列朝廷任當輔弼

荀子臣道篇君雖不安遂以解

國之大患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輔拂之人國君之寶也拂讀爲弼主

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

禮表記近而

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悞得毋諫

乎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

相

書若金用汝作礪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

書惟木從繩則正

是則輔

弼之任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

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

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綱目集覽王子

比于商紂之臣也紂無道比于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而觀其心正誤曰今按此謂紂也比于進諫紂剖其心陸贄謂若以諫爭為指過則紂殺比干為是不宜見罪於武王也哲王指武王秦誓數

紂之罪有曰剖賢人之心若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于聖典易蹇卦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注執心不同志匡王室者也劉氏云匪躬之故謂非私其一身之

事故也獻替列職竟使奚為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

納諫之為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

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

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倘或怒

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

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

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

嘉忤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史記留侯世家忠言逆耳利於行平積忿之

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復叅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又荅論姜公輔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宜雖甚知卿盡忠
 然似未會朕意朕意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
 天時早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訖尋屬懷
 光背叛遂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擬移改所以
 固論造塔事賣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以惆
 悵者祇緣如此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者臣以
 懃執務在樸忠推理而言有懷必盡睿意元妙非凡所
 窺如臣懵昧之材且無希伺之志奏報失旨宜其固然
 所冀錄微款而矜至愚實天下幸甚古人有言曰明主

者可以理奪又曰主聖則臣直呂氏春秋魏文侯燕飲

之智也至于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

陛下稟天縱之性他本備明聖之資臣若抱理莫伸守

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大焉輒復據直道而理其前言

惟陛下留意幸察臣竊以領覽萬幾必先虛其心鏡鑑

一作羣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

誠則人皆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

焉萬物阻之兆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和平盡物理

使無紕繆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韓詩外傳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

不務襲蹈其所以安存則未有無乃愈踈乎孔子曰不以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

遷怒不億不信豈非懼于肆情逞憾以至於失中違道

者哉臣之區區志欲匡輔是以前者疏奏一作願陛下

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叅校庶

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素欲廢罷公輔之心而謂

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

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億

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逆詐未弭積憤未平固宜公

輔獲戾于蓄疑書蓄疑下臣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則

書蓄疑

敗謀

或不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違也書

違汝弼注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弼違何必

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善而奚為諫有可從

人雖咎而寧捨古先聖王所以採葑菲詢芻蕘傳謗言

用讎怨急於聽納乃至於斯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

下不以增嫌而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忠言

者利於行而拂于情唯計慮至熟乃能無忤幸紆宸鑒

梁簡文帝愍囚徒疏宸鑑更審所宜謹奏通鑑綱目上

每以垂心國誥是焉攸切意猶怒罷公

庶子輔為左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通鑑釋文曲姓也漢有代郡太

守曲謙通鑑音注曲環時以隴西行營兵戍陳許

右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頃在鳳翔所管或

本從河朔同來後因泚宋用兵權抽赴彼應援所以行

營將士猶舉幽隴為名今之元兇乃其舊帥岐下則楚

琳助亂薊門則朱滔黨姦獨此偏師漂然河上

詩河上乎翺翔

其營幕則寄於他土

史記李牧傳注崔浩曰古者出征為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

帘為府署故曰幕府

其家屬則陷於匪人又屬泚路姦虞浚城陷

覆

通鑑李希烈攻李勉于泚州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眾萬餘人奔宋州

希烈陷大梁

糧餉屢絕資裝久殫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

潰歸舊管否則散適樂郊而曲環撫之悉無離叛孤軍

自守亦不苟從處危能安聞難輒赴甚推齊肅累著功

勲近日將軍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才節絕有過人

但緣羈棲

他本作寓

多時窮匱轉甚繼陳章奏言極酸辛

江淹

上建平王書履影弔心酸鼻痛骨

告急朝廷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

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為流涕若失于應接則終以危

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

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密勅韓滉

切令贍恤此軍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趙

朝野類要手詔者或非常典或亦委加意保持若得自
是寫意及不用四六句者也存必有成績非艱難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
有功見知人必悅勸臣不勝區區為國獎善拯危之意
謹啟事以聞謹奏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右欽淑齋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兇
狂權且就此迴避山南既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日望
收城今蕭復勸朕令幸江陵唐書地理志江陵府江陵
郡本荆州屬山南道通典

江陵郡今之荆州春秋以來戰國之都謂之郢都西通
巫巴東接雲夢亦一都會也秦置南郡漢高帝改為臨
江郡景帝改為臨江國其地居洛陽正南蜀先主得之
後屬吳常為重鎮隋并梁置江陵總管府唐為荆州或
為江陵郡去西京千七百七十
三里去東京千三百二十里 表狀之中張皇頗甚朕
不會其意昨問從一從一亦甚驚怪不知事由蕭復奏

事官李充

通鑑音注方鎮遣牙職入奏事因謂之奏事官

朕適喚對其語亦似

不是純良此人莫是李承昭家子弟否卿宜審看蕭復
表中意趣斟酌奏來者臣伏觀其表兼揣其情蓋以遠
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虞
失中之策前漢景帝紀酷但宜勿用不足為尤何則駐

蹕奉天迤難已甚

玉篇迤迤迤也集韻迤迤難行不進貌

况又不駐艱危

可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變故寧免驚憂梁

岷之間窮隘特甚輦輓攸止資奉實難凡在戀主之誠

魏書張袞傳犬馬戀主敢不盡言

各懷後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

蜀韓滉望幸於東吳

唐書韓滉傳滉聞京都未平乃閉關梁禁牛馬出境築石頭五城自

京口至玉山毀上元道佛祠四十區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以為朝廷有永嘉南走事謹按望幸望

車駕之臨幸也封禪文太山梁父設壇望幸顏延之詩望幸傾五州此乃臣子之常情古

今之通禮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

充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僚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

唐書

方鎮表大歷六年廢福建節度使置都團練觀察處置使通鑑音注福建古閩越地唐閩州治閩縣及侯官縣

開元十三年改為福州

李椅之男共承昭房從已遠

謹按唐書宗室世系表充

出蜀王房蜀王代祖元皇帝子承昭出號王房號王高祖子通鑑音注從一從再從三從兄之親也才頗

通敏性亦溫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器

南史豫章王嶷傳詣司徒袁粲粲謂

人曰後來佳器也梁武帝贈蕭子顯詔神韻峻舉宗中佳器

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

言不誣謹奏

又答論蕭復狀

右欽淑奉旨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

別意終是不識事宜更令

他本無更字

巡行諸道轉恐事多

乖失緣孟皞年老今欲除蕭復為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為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為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誕降慈旨深示憫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優蠲眾情顯顯日望上達若今未終前命還他本授遠藩則是膏澤將布而復收史記樂書成王作頌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渙汗已發而中廢易渙汗其大號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

之宜不稱謂為得所臣實疑之儻慮處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近巡歷未周但令副使他本作副介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德號使務既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中謹奏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通鑑本山北來注梁州

在山南岐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雍在山北

良善有一邢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通鑑本注察

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畱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

伏以任總百揆者書納於百揆蔡注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猶周之冢宰也通典注堯初天

官為稷至堯試舜天官之任謂之百揆舜又命禹為百揆皆天官也與一職之守不同富

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莊

要在於主尊尚恢宏後漢書馮異傳恢宏聖緒橫被四

詳在於臣表蜀志諸葛亮傳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

恢宏志士之氣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總綱而眾目咸舉明

邇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咸納他本作兼納洪纖

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左傳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

垂旒黈纊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左傳高下在心

川澤納汗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注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

亦或居藏瑕穢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

日月左傳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天子之德也

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於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

喪於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

切而患輕人不歸者釁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

亡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為之心

而觀物之自為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

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尼通典平帝元始初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

公述陶唐之盛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

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同書是

之謂大同禮記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左傳詩曰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

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史記項羽紀諸侯吏

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

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

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

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

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其於防虞亦已

乃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

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班彪王命論高

祖信誠好謀達於聽受從諫如順流趨時如響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成卒之言

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

業也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荆軻

奮其陰計史記刺客傳秦王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

奮其陰計史記刺客傳秦王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

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恠之荆軻顧笑
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
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
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窮而匕首見因左
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搥之未至身秦王驚自
引而起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
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
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
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
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
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後漢馬援傳使援
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
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
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
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
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
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

自有真也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

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讐化爲心膂有矣意不親則

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讐慝有矣史記鄒陽傳意合則

逐不收骨肉出臣故曰茲道得失所關興亡伏惟陛下睿哲文

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

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

獨馭區宇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

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

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憂於見疑通鑑

本注蓋徐亦翻詩王之蓋臣毛詩傳曰蓋進也綱目集覽呂氏曰忠愛之篤進進無已李公凱注蓋在忍反忠也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馴致離叛

構成禍災兵連於外變起於內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

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聖之德而遇茲他本作殷

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啓睿心陸士衡辨亡論以奇蹤襲於逸軌獻心因於令

圖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文天傲小失而崇丕業耳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臣謂

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然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

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羣疑今承德音尚襲流誤若未悔

禍何由弭災臣獲蒙過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為欺

天庸敢指陳庶裨闕漏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

之徒人思自效捨逆歸欵者繼獻於闕下論衡麒麟須獻乃達闕下

班固詩上陳謀諫失者爭詣於禁門前漢息夫躬傳以醫技得幸出入禁

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

吐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庾信馬射賦序上則雲布雨施下則山藏海納晉書樂志

化若風行不凝他本作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

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

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

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蕞爾兇醜

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蕞爾兇醜

曾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無他本作必無奉天之幸矣其

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前漢枚乘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

來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覲左傳能官人則

無覲心注無覲覲以求幸劉琨勸輸誠者謂其遊說論

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為賊

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

貽聖憂咸使拘留楚辭序拘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

客省通鑑音注時於右銀臺門置客省或四方奏計未遣者上書言事忤旨者及蕃客未報者皆館於其中常數或勞慰而延於紫庭後漢皇甫規傳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宋書符瑞志

百人

鳳凰翔兮於紫庭雖呵獎頗異其辭然於圈閑一也說文圈養畜之閑也

閑闌既杜出入勢同狴牢楊子狴狴使人多禮乎注狴狴狴牢獄也初學記狴牢者獄

別名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繫維

詩繫之維之以永今朝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

漸稀而上封殆絕矣綱目質實漢制奏事阜囊封板以防宣泄謂之封事通鑑音注漢官

日凡章奏皆啓封其言密事得用阜囊徇義之心既阻脅從之黨彌堅而

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唯揣樂聞不

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

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

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致轂下生戎宮闈不守倘陛下能
 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叙忠良見忌之冤而舉其
 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
 者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必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
 以此懷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遒安臣固知尋復
 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綱目集覽梁本漢之漢中郡晉置梁州唐以梁涼聲相近改名
褒州尋復故名至德宗陞興元府岷蜀中山名岷山
即汶山在茂州去青城石山三百里俗呼鐵豹嶺
 下既闕慎於始又失圖於中收之西隅後漢馮異傳始雖垂翅回谿終
能奮翼甞池可謂失
 唯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
之東隅收之桑榆

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獫狁迭居

任昉述異記獫狁獸中最大者龍頭關輔郊畿豺狼雜

馬尾虎爪長四百尺善走以人為食

處說文豺狼屬狗聲狼似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

於連山杖策從君後漢鄧禹傳聞光武安集河其能有

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

猜刻一作猜劾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

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鱉咸

若龜龍乃遊史記孔子世家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澤竭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

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

也竊料邢建等輩非必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涉
 疑似亦望矜愚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貸武
 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員次但
 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
 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有言書秦撫
 我則后虐我則讎惠澤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孰不
 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前漢劉輔傳昔趙簡子殺
 還注張晏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
 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師古曰戰國策記二人姓名
 云鳴犢鐸犢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以爲鳴犢寶犢蓋
 鐸犢及寶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止舉殺鳴犢一人

不論實準也燕尊郭隗賢士繼往史記燕召公世家燕昭王

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
 其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
 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
 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
 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况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

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
 小失爲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爲無益而不行小

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唯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

爲戒通鑑音注車覆於前不可遵其轍當易路實宗社

無疆之休謹奏

Blank columns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六

山右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汪梧鳳在湘

方矩晞原叅訂

奏草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通鑑綱目初奉天圍既解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

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使者數輩至上皆不見欲以渾瑊代之贄上疏云云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詩毋縱詭隨多為時議所惡頻

被封章論奏言其心挾兩端若不隄防恐妄生窺伺調

宜斥絕用杜姦邪近者鳳翔使來絕不蒙恩召見滯留

數輩並未放還伏恐陛下不忍忿心頗從輿議以臣忝

驚竊謂非宜李楚琳乘時艱危俶擾岐下書俶擾賊殺

戎帥唐書張鎰傳帝幸奉天鎰罄家貲將自獻行在而

謀曰楚琳必為亂乃遣屯隴州楚琳知之稽故未行鎰

以帝在外心憂惑謂已亟去不為備楚琳夜率其黨王

汾李卓牛僧伽等作亂齊映自寶出齊抗托備免款結

鎰縱城走不及遠與二子為侯騎所執楚琳殺之款結

兇渠通鑑楚琳自為節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

度使降于朱泚

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邪但以乘輿

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

爭通鑑本注言較晷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為盜所

扼元和郡縣志儻谷一名駱谷駱谷在興道縣北三十

南一百二十里武德七年開駱谷道以通梁州在今關

外九里貞觀四年移于今所駱谷道漢魏舊道也南通

蜀僅通王命惟在褒斜通鑑本注據九域志商州之路

漢自商州西至長安復二百餘里則其路迂遙至長安

蓋一千一百餘里自駱谷關至洋州亦五百餘里惟寶

雞南入大散關至梁州五百里而近宋白曰興元府東

北至長安取駱谷路六百五十二里取斜谷路九百二

十三里驛路一千二百二十三里綱目集覽韋昭曰漢

中郡有褒斜谷括地志褒斜二谷名褒在漢中郡褒城

縣北五十里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同為一谷中間谷道褒水所流自漢中郡西北入斜谷路至鳳州界百五十里有棧閣二千九百八十九間板閣二千八百九十二間一統志褒斜二谷名褒谷在漢中府褒城縣東北一十里出連雲棧直抵此路若又阻艱南斜谷張良說漢高帝燒絕棧道即此

北遂將憂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通鑑本注

二逆謂朱泚李懷光也洶洶群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

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後漢蔡邕傳專必成倘或楚琳發

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

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惟惡是務今能兩

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通鑑本注兩端顧望謂李楚琳外奉朝廷而陰事朱泚故

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為念厚加撫循得其

持疑便足集事倘能遷善亦可濟師今若徇褊狹之談

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惟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

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温良之徒驅駕擾馴司馬相如難蜀

父老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家唯在所馭朝稱兇悖夕

謂忠純始為寇讐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前漢陳平

傳絳灌等或讒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家居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

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漢王疑

之以讓無知無知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

家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乃忿韓信自王而遂
 謝厚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
 封前漢韓信傳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
 立為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于滎陽使者至發書
 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
 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
 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為守漢王
 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
 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立信為齊王
 全史記淮陰侯列傳高祖從稀軍來見信死問信死亦
 何言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辨士也
 乃詔齊捕蒯通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上
 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
 奉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竝起英俊烏集秦失
 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犬吠
 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惟獨知韓信非
 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

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耶
 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
 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
 何語留侯曰謀反耳上曰何故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
 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平生所仇
 怨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
 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
 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人人自
 堅矣于是乃封雍齒為什方侯
 也置射鉤之耻他本而任其才
 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
 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至齊則小白已
 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
 仲鮑叔牙曰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伯
 王非管夷吾不可于是桓公乃佯為召管仲欲甘心寔
 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

脫桎梏桓公厚禮釋斬祛之怨以免于難左傳僖二十四年呂卻將
 以為大夫任政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
 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涇濱汝
 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
 速也夫祛猶在汝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
 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
 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
 公見之以難告晉侯乃潛會秦伯于王城此桓文所以宏霸功也然則當事
 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通鑑

音注字書仇讐皆匹也說文仇讐也讐猶應也左傳怨
 耦曰仇記曰父之仇弗與共戴天蓋謂仇之初匹也至
 于耦而成怨則為仇讐校也兩人相對覆校是非也殺
 父之人一旦相對覆校是非則不共戴天矣仇讐之義
 至此為甚後世率以為言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綱目集覽
抉通作缺

古穴反擣缺也挑發貌宿疵猶言舊病謂往日之瑕疵
 今復追尋而挑發之漢書孫寶傳故擣缺以揚我惡

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
 得盡無疵瑕人皆思省他本作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

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

孔子曰仁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

謀君陳曰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乃其有濟伏願陛

下必以英主大略聖人格言為元龜固不可納腐他本

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大業也綱目集覽腐者爛敗貌

見不達時宜臣不勝憂國之至計謹啟事以聞謹奏通鑑上

悟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沈括筆談賜功臣號

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後藩鎮下至從軍資深者例賜功臣

右欽湊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

宰臣等商量扈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

朕以南衙朝士之中

通鑑音注唐正牙在南故曰南牙黃帝出軍訣曰牙旗者將軍之精

金鼓者將軍之氣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夫以旌為門即旗門也後世軍中遂置牙門將又有牙兵

典總此兵以押衙為名至于官府早晚軍吏兩謁亦有名為衙呼謂既熟雖天子正殿受朝謁亦名正衙

經奉天重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

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賜

名定難功臣卿宜商量豈不穩便者陛下惠霑誓御

詩誓

御傳誓御侍御也

仁洽庶僚念隨難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苦議

增寵飾將錫嘉名

離騷肇錫余以嘉名

事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

貴近固知銜恩睿旨淹詳復詢庸賤惟精惟慎允調防

微顧省何知屬當下問臣若自貪榮號傍懼怨憎因循

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天鑒何

詩天鑒在下

是以不揆

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直惟聖所裁臣聞賞

以懋庸名以彰行賞垂其庸則忠實之效廢名浮于行

則瀆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天迫于患難竟攘兇逆寔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勲特賜功臣之日名頗符寔事亦會時所需雖多誰曰非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罹圍逼跋一作跋履崎嶇張衡南都賦下蒙龍而崎嶇潘岳西征賦軌崎嶇以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何大凡有低昂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情黜異獎同

亦是常性臣忝縉紳之列

綱目集覽李奇曰縉挿也紳大帶也謂挿笏于紳也或曰

縉紳士者之服搢當作縉索隱曰縉當作搢鄭衆注周禮云搢當作薦調垂之于紳帶之間又當受

賜之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况于公議乎况于介冑之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

其苟得之情況該群司以分其私昵之謗左傳子產聞盜為門者庇

群司書官不及私昵怨不在大釁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

結勲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愠者多所與者虛名所

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

害皎然不為難辨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為

爭端也莊子名公器取覈之至精猶患相軋軋莊子名也者相軋也唐書釋音

軋烏處或垂當安得勿踰以漢高之制服雄豪太宗之

削平區宇天下既定乃論功勳有蕭曹之殊庸前漢蕭何曹參

傳贊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

以信謹守管鑰參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

秦法順流與之更始遂安海內位有房杜之碩畫唐書杜如

冠群臣聲施後世為一代宗臣物容典率二人討裁每

晦傳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及如晦至卒用元

議事帝所元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元

齡策也蓋如晦長于斷而元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戰

能同心濟謀以左右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故戰

守經略倬乎殊倫猶調豐沛故人前漢高帝紀高祖沛

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蕭何曹參傳蕭何沛人也高

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曹參沛人也高祖為沛

公也參以中涓從張良傳良曰今陛下刀筆文吏前漢

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

傳注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刀筆自隨

唐書房元齡傳帝顧群臣曰朕論公等功定封邑恐不

能盡無有諱各為朕言之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

兵最先至今元齡等以刀筆吏居第一臣所未喻諸

將不服頗相訐揚乃至攘袂指天唐書房元齡傳初將

攘袂指史記叔孫通傳高帝悉去秦苛儀法

畫自陳拔劍擊柱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安呼拔

劍擊柱偶語謀反誼譁訟冤矧今國步猶艱詩國步

未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讐並非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

逐之日馬融廣成頌狗馬當功而獎尚恐未孚獎又非

功固宜見諫倘有節效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

在此其餘別無績用例徇驅馳且俟賊平甄錄非晚謹奏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通鑑綱目興元元年吐蕃尚結

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遣秘書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其兵四月渾瑊率諸軍出斜谷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尚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往會吐蕃遣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將從瑊拔武功泚遣其將韓旻等攻之于達以吐蕃拒擊斬首萬餘級旻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望以逼長安五月朱泚使田希鑿以金帛賂吐蕃渾瑊屢與約刻日取長安旣而不至遂引兵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

右欽湊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

通鑑考異邠志曰渾公出斜谷曹子達赴渾公

吐蕃以二萬騎從之旣勝泚軍大掠而去泚使田希鑿以金帛賂之蓋尚結贊雖引兵入塞止屯邠南但遣論莽羅衣將偏軍助瑊破泚于武功大掠而去旣受比日泚賂遂引兵歸國瑊于吐蕃歸國之時有此奏耳

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剋期同收京城緣春

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

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甚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

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歸他本作抽甚失

準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

援深慮被賊衝突

詩與爾臨衝疏臨者在上下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英雄記鈔袁紹

自往征公孫瓚令麴義以八百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
 兵為先登揚塵大叫直前衝突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
 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退福爾遐福綱目興元元年五月吐蕃引兵歸國綱目發明曰書吐蕃引兵歸國喜之也昨日已附欽
 澂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尚勞聖憂謹復披陳庶解疑
 結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鼠為心蕭穎士賀赦表狐鼠憑依倣擾天紀貪
 而多防狡而無耻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
 大抵常為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
 來近事準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

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

唐書吐蕃

傳殿中少監崔漢衡往使贊普猥曰我與唐舅甥國詔書乃用臣禮卑我又請雲州西盡賀蘭山為吐蕃境邀漢衡奏天子乃遣入蕃使判官常魯與論悉諾羅入朝道贊普語且引景龍詔書曰唐使至甥先與盟蕃使至舅亦將親盟贊普曰其禮本均帝許之以獻為進賜為寄領取為領之以前宰相楊炎不通故事為解並約地于賀而乃邀求寢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噴有煩言首

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矯

多端于斯可驗迨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總戎在

邊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迪書允迪厥德厚賂招徠逗

留持疑竟不時進通鑑綱目尚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為信今制書無懷光名故不

敢進上命贊諭懷光懷光竟無濟討賊之用但攜將帥不肯署尚結贊亦不進軍

之心懷光遽至猖狂莊子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淮南子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

則暴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

蕃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

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楚辭聖人不凝滯于

物而能與頻與諸軍剋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群帥進

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通鑑本注乘其虛躡其後也

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姦且驕曷望成績非

惟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臣請

復為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物理昭然皆可得而察焉

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于戡亂嘉彼效

誠惟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通鑑興元元年正月

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秘書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其兵遠近聞之莫不危

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

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

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

是以順于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于寇境者其勢不

得不堅怠我之師堅寇之衆戎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

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資其亂耳抑昨蕃戎未
 退臣又竊有過憂流聞結贊好謀恐其潛蓄姦計倘或
 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泚窮蹙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
 邑易升卦九三升虛邑程傳剛正耀兵牧馬不却不前
 而巽上順有援如入無人之邑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持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
 觀戰爭坐乘衰弊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
 居賊必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孑遺千里邱虛
綱目集覽邱虛空城也得將安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
 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晝驚夜惕者慮其意及于此也

所賴天奪其魄

左傳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大戴禮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神

降之災睹機若瞋

呂覽瞋者目無田接也淮南子其視瞋瞋

邁厲自遁寔昊

穹悔禍之應列聖垂佑之期廓清妖氛慶必非遠何以
 知其然也自賊泚之亂始于暴兵因徵役之繁興乘衛

禁之闕備誘扇群慝遂謀大姦逆天僭君躬肆攻逼

註見

制誥一卷

凡有血氣皆知惋嗟

六書故惋駭恨也

矧伊忠良孰不痛

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改過不吝布革
 弊之詔宏恤隱之懷天下黎元翕然遷善易心改觀厭
 亂思安和風旣揚昏侵自斂蠢茲狂悖久合殲夷頃屬

懷光昏迷緩師養寇吐蕃干撓生事惑人故使義士無
 施厲階猶梗今懷光別保蒲絳通鑑綱目始懷光方疆
帝關中及懷光已反其下多叛泚乃賜以詔書且徵其
兵懷光慚怒內憂麾下為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
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至河中或勸守將
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岳少恐不能支遂納之吐蕃
 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城晟諸帥才力得伸又
 各士馬非多資糧向竭若不降賊即須建功此輩寵任
 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
 危况賊之兇愚滅亡可必賊之孤劣剪撲非難孰肯捨
 固而就危違寵而從辱棄垂成之業臣將滅之虜哉既

牽于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于單乏之急勢難久居
 勢理相驅安能無戰渾瑊統戴休顏韓游瓌乘其西北
 李晟率駱元光尚可孤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
 但願陛下慎于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于砥礪以昭
 蕪遠近之望中興大業綱目集覽凡王室中否而旬月
再興謂之中興中丁仲反
 可期不宜尚眷眷于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
 不任懇悃之至輒以私懷忖度謹冒昧以聞謹奏通鑑
古之人臣進言于君率曰冒死曰昧死
謂人君之威難犯冒昧其死罪而言也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
 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
 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
 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便他本戎帥
 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于閫誓莫
 干也史記馮唐傳王者遣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
 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注禮兵不從中御外授之
 臨事制宜疏司馬法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是也
 以鉞俾專斷也淮南子國有難王親操鉞持頭授將軍
 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
 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

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

體豈不博大哉其于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史記馮唐

責成功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

或疑于委任以制斷由已為大權穀梁傳知者慮義者

斷制也仁者守司空主守也昧于責成以指麾順旨

為良將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賈誼過秦

鑄以為金人十二師古曰鋒戈戟刃也鍤與鏑同即箭

以九重注關門遠郊門近郊門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

于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

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通鑑本注易曰師出以律

否臧凶王弼注曰齊衆以律失律則散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于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可以律否臧皆凶陸德明釋文曰否

音鄙惡也臧作郎反善也上有掣肘之譏綱目集覽掣

其爲人牽制也家語孔子弟子必子賤仕魯爲單父宰

使書之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又怒之二史辭歸報魯君

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則又怒臣魯君以問孔

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曰寡

人之制後宓子遂得下無死綏之志綱目集覽綏車中所

行其政單父治焉

必執韁繩死綏謂執綏而殊死戰不棄之而奔亡荀子

議兵篇將死鼓馭死轡注馭車者當死守轡策是也南

尺無卻一寸又春秋有交綏之說見左傳文十二年注

引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則難誘縱綏不及則難陷然則

古名退軍爲綏晉秦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

故曰其于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于經綸之術豈不

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

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

盜充斥左傳士文伯曰敝邑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

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廻繚千里而一作遙通鑑

謀豈皆樂于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寔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有肆情干命者陛下于此時能

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其

他本無其字

未能也陛下復能

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其

他本無其字

未能也是則

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令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

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

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

禮記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不亦可乎

皆自

謂勳業由己義烈發心安于專行病于羈制階下宜俯
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

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

故悉勿關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

托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托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

言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

奮力小大成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

戰與夫迫于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

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

順于物情其契在通于時變今之要契頗具于茲倘蒙

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為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謹按通鑑

作裏頭內人注裏頭內人在宮中給使令者也內人給使令者皆冠巾故謂之裏頭內人

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宇令臣撰詔書以

賜渾瑊遣于奉天尋訪以得為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

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

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

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于絕岬

史記主父

偃傳天下之患在于收板蕩于橫流凡伯刺厲王也上

帝板板下民卒瘁傳板板反也瘁病也箋王為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詩

厚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殄寇清都

蕩蕩無綱紀文章箋蕩蕩法度廢壞之貌

不失舊物左傳祀夏配實由陛下至聖動于天地深悔

感于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嘗

有擲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于赴難之師謂李懷光再遷于

蒙塵之日左傳叔帶之難襄王出居于鄭王使來告難

綱目建中四年冬十月帝如奉天興不踰半歲而復興

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

史記孟荀列傳駟衍說中國九州不得為州數中國外所謂九州有裨海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

百役疲瘵之眈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

想聞德聲顏延之庭誥文德聲令氣愈上每高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

天悔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

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

復言為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

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

夫以內人為號蓋是中壺末流爾雅宮中天子之尊富

有宮掖禮記昏義古者天子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

妃傳唐制后妃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

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為九

嬪婕好美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御妻自餘六尚分典乘

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自餘六尚分典乘

輿服御皆有員次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

除元惡曾未浹辰通鑑音注浹與周禮挾日而斂之挾

從子至子也史炤曰自子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

至亥日辰浹辰十二日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

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眾口

流傳恐非所以荅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書咸與夫

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于先輕者宜措之于

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

者禮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

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

氏之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蓋

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司馬相如上林賦羽為旂上葆也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

于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前漢高帝紀乘傳詣雜

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

馬為輅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

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

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烝黎優問

耆耄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

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

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逸巾櫛之侍左傳懷嬴曰寡君

櫛唐書百官志侍櫛二十人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

正八品侍巾三十人正九品而先則為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

王必慎于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且散失內

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為將卒所私其人若稍

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

因寇亂喪亡頗有大于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

尚繁群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

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說苑楚莊王賜群臣

酒日暮酒酣燭滅有人引美人衣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

者王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群

臣皆絕去其纓而上火盡歡而罷後晉與楚戰有一臣
 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勝之莊王怪問乃夜絕纓
 者報王也又秦繆公亡駿馬求之見人已殺其馬繆公
 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飲之酒居三年晉
 攻秦繆公圍之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豈
 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得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
 必忘其情愛耶蓋知為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
 為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在于此左傳巫臣曰天下易
多美婦人何必是
 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
 危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
 難以固其國或無敵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
 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于思安深于求理國之固也

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
 怠則厭惡于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
 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于境者執其手而
 與之言迎于門者領之而已詳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杜預曰領搖其頭言其

驕侈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
新序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鮑叔奉酒而起曰祝
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
也使甯子無忘其
飯牛于車下也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

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為書
 紳之規以衰衛為覆車之鑒前漢賈誼傳鄒諺
曰前車覆後車誠則德為

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謹奏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七

山右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汪梧鳳在湘

方矩晞原叅訂

奏草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舊唐書德宗紀興元元年六月戊午車駕還京

發興元是日大雨及入斜谷晴霽從官將士懽然以為天助

右先頒勅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潦方甚爾雅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左傳凡道路阻艱衆

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陰雲尚繁小大嗷嗷愁

懼轉甚臣雖闇鈍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

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

促駕向使霖潦為害人功可施其備禦由于智能其役

用止于煩費其所患不及于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

則當公私罄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奚恤暫勞各應叶

奉聖規安敢復忤成命良以褒斜峻阻史記留侯世家

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中山昔秦
嶽伐蜀路無由入乃刻石為牛五頭置金于後偽言此
牛能屎金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塹山
堙谷致之成都秦遂尋道伐之因號曰石牛道蜀賦以
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是又云斜水源出褒城縣
西北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異流漢書溝洫志云褒水
通沔斜水通素號畏途緣側逕于巔巖綴危棧于絕壁
舟鉛錄棧即閣也劉禹錫云棧閣凌虛下臨哈呀層崖
峭絕柵木垣鐵因而廣之限以鈎闌狹徑深陁從而拓
之方駕從容棧閣之制亦可想也歐陽詹棧道銘云秦
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大抵漢中雖是平
州東北入長安西南出或百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
劍門皆是棧閣之路

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滯浸羣峰澍流增韻澍與注
巨石崩奔旬隱相繼史記司馬相如傳砢砢正聲也

深谷瀾漫往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過斯須之頃跬步之間小爾雅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類

也兩舉足曰倉皇邁殃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尚且過防步步六尺也

況萬乘時行千官景從前漢刑法志天子畿方千里兵車萬乘荀子古者天子千官漢

書嚴助傳奉千官之供謹按而可以蹈不存之險司馬

景讀曰影言如影之隨形也冒無禦之災乎如或蹙路深崩

相如傳駭不存之地劉貢父曰不存猶言不虞

綱目集覽蹙與蹙通飛陛曰塔西鄉賦曰陵蹙道閣道

而超西墉注塔陛級也說文小水入大水曰深淹圯綱目集覽崔浩曰斜谷路險不容行架木為棚而

淹圯度曰閣道漢中郡國志府西北入斜谷路至鳳州界百五十里有棧閣二千九百八十九間板閣二千八百九十二間揚子方言淹敗也水敞為淹說文圯毀也

環衛之儀少缺屬車之馬微驚唐書車服志屬車十乘

鼓車三曰白鷺車四曰鸞旗車五曰辟惡車六曰皮軒

車七曰羊車與耕根車四望車安車為十乘行幸陳于

鹵簿則分前後大縱有億徒何所為用陛下欲無駭慮

其可得乎又或霑滯更深谿間皆溢逕路既絕傳送無

由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乏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

軫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萬全必先事以防危不

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媿已深不幸罹災追悔何及

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

之情但頗以不達為慮耳倘迴睿旨少俟開晴則發期

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允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
鑒竊聞羣議輒以上陳悽悽懇誠實冀昭納謹奏

請釋趙貴先罪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
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合依常
刑不可寬捨衆人意既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
愚以爲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
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
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

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既殊通執之方亦異言各有

當體各有宥事或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

急詔令

他本
作命

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卽其部將

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

守營幕進無總師退闕亂兵

玉篇闕止
也與礙同

遂爲賊泚所招

給以同迎鑾駕泚既反狀未露貴先安得不從已受邀

留遂遭劫制身縻僞職兵隸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

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

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辜唯在不能守節而死

耳貴先倘能守節卽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寬捨

凡所議讞蓋緣獄疑前漢景帝紀諸獄疑若雖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厭者輒讞之注師

古曰讞平議也通典八議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賢四曰議能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勤八曰議實

諸八議者犯死罪皆及應議之狀先奏請議議定奏裁流罪以下減一等其犯十惡者不用此律

惟輕實編令典書舜脅從罔理亦載聖謨書亂况復懷

光未殲希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實繁今京邑初平皇

猷更始北史牛宏傳皇猷乃是汙俗觀化之日聖王布

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

以恩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始務儉

生衆心既偷賊勢愈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
苟循匹夫之談以興億衆之役爲計若此夫何利之有
焉曩者羯胡亂華染汙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
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既聞德澤之宏被且幸脅汙

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

唐書百官志凡寃而無告者三司詰繼用嚴科唐書刑

之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史之亂僞官陸大鈞等背賊來歸及慶緒奔河北脅從

者相率待罪闕下自大臣陳希烈等合數百人以御史大夫李峴中丞崔器等爲三司使而肅宗方喜刑名器

亦刻深乃以河南尹達奚珣等三十九人爲重罪斬于獨柳樹者十一人珣及韋恆要斬陳希烈等自盡於獄中者七人其餘決重杖死者二十一人以歲除日行刑

集百官臨視未降之流復喜得計通鑑有自賊中來降者言羣臣在鄴者聞

赦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

及聞希烈誅乃止上甚悔之唐書史思明傳聞三司議陳希烈等死思

已附而重攜明懼曰希烈等皆大臣上皇棄而西既復

位此等宜見勞返殺之况我本從祿山反乎浸長厲階至今為梗豈不以任

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既定

四方見諸將往往偶語謀反乃問張良曰為之奈何良

曰陛下所最恨者為誰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

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侯果安

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見史記雷蓋以圖霸王者不

牽於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

貴先無雍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

明恕而行盛德斯在何所為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

言益為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

莫不聞風而化消姦兇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門此

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為善矣伏惟不為浮議

所移謹奏

論替換李楚琳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欲侯朕到日

希音堂

卷之二十七 六

希音堂

希音堂

-5 198 35 915" data-label="Text">

希音堂

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
 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
 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末圖謀必可傳事
 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
 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
 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洿瀦禮記臣弑
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前漢王莽傳古者畔逆
之國既已誅討則瀦其宮室以為汙池納垢濁焉名曰
凶虛雖生菜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傳咸
茹而人不食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
授旄鉞宣曜威靈

壅亦有賴焉雖朝命累加益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
 可渝縱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
 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事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
 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亂繁興為日久矣負釁居
 位豈惟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書王乃時巡考制度
于四岳諸侯各朝于
方岳孔安國曰春東夏南以此撫御誰其感懷昔漢高
秋西冬北故曰時巡也偽遊韓信見獲史記陳丞相世家漢六年人有告楚王
韓信反高帝問陳平平曰古者天子巡
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會諸侯于
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
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
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上因隨以行行

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
縛而執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
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
接之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
功臣繼叛天下幾危

征伐紛紜以至沒代其微倖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

為至戒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為義

取類權衡綱目集覽公羊傳桓十一年古人之有權者

善者也解云權之設所以扶危濟弱舍死亡無所設也

借使君父臨溺河井寧不執其髮乎是其義也通鑑本

注衡以平物權則權物衡者秤也小爾雅斤十謂之衡

謂之鈞廣韻權者錘也博雅權錘玉篇權稱錘也周禮

秤正斤兩冬官考工記宗后以為權注以

為稱錘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

以起量

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

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

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幾之難也今者

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

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

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

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

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讀史管見孔子曰可與立未可

反而其義不與上相蒙也說者乃貫之為一謂唐棣之
華一反一正以喻用權者當反經以合道於是權之義

不復明於天下而變詐術數之事行矣陸贄之學其師承不可考然觀其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說皆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者宜其操守堅固議論端實猷為通達而不畔於道也使遇太宗其效不在魏文貞下矣通鑑本注陸贄此論所以正漢儒反經合道為權之失程氏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說皆非也權只是經字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夫以韓信才略當時莫儔且負猜嫌

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宇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

擒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謹按此謂陳豨反也前漢韓信傳上械信至雒陽赦以為淮陰侯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後陳豨為代相監邊辭信信挈其手與步于庭數匝仰天而嘆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豨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信之曰謹奉教漢

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稱病不從百代流詭詐之譏况楚琳卒伍凡材廝養賤品公羊傳宣十三年廝役廝養注艾草為防者曰廝炊烹者曰養史記陳餘傳廝養卒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殪敵之雄出

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夜睢盱張衡西京賦緹衣韎鞞睢盱拔扈注字林曰睢仰目也晨光既升勢難踰縮說文踰蹠也釋名齊盱張目也今郊畿已又武衛方嚴汧隴鎮壓於其西邠涇扼

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瑣劣之資處掌

中控握之地縱令躡躅易羸豕孚躡躅釋文躡躅不靜也程傳跳躅也何惡能

為願陛下姑務含宏普安反側促駕遄止錄功犒勤敷

翰苑集 卷之二十一 九 音音堂

肆眚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召

他本帝臯通鑑綱目初

遣將牛雲光戍隴州欲執留後帝臯以應泚事泚率衆奔泚遇泚遣中使蘓玉齋詔書加臯中丞玉謂之曰帝

臯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臯不受命君以兵誅之雲光從之臯乃先納蘓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

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乃可入雲光易之輸甲兵而入事上安能恤下宜相與討之遣兄平奔詣

奉天詔以隴州為奉義軍擢臯為節度使楚琳俾入分

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認欣

榮奔走不暇安敢蠶介復勞誅鋤張衡西京賦躡躡蠶

帶措置得宜萬無一跌前漢鼂錯傳跌而不振注師古

朱丹吾轂不知一何遽過動不為後圖仰希睿聰試更

詳慮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時貞元元年

昨日欽湊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

東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湊奏來者兇梗殲

盪關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廟無疆之祚應須

處置大略已附欽湊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

其固陋願陛下少畱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

有得之理得有喪之端故晉勝鄴陵范燮祈死左傳晉

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晉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

作矣惟祝我使我速死史記吳泰伯世家吳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

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大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為

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淮南

子魏武侯問于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

數戰而數勝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僑以僑主使罷民

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吳之亡猶是知福不可以屢徼

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到于干遂也

幸通鑑本注徼得不可以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

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諛希旨之徒

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

將競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

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前漢地理志河東有蒲坂縣注始

皇東巡見長坂故以蒲坂名一說

晉文公以蒲賂秦後秦還蒲因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

名其地曰蒲坂坂反古通用

啓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

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容

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

通鑑楊炎欲城原州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寧各

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州為城具涇之將士怒曰吾屬

為國家西門之屏十餘年矣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

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荆榛立軍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

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

受詔上疏復求段秀實為帥不則朱泚癸亥以朱泚兼

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代懷光劉文喜又不受詔

欲自邀旌節據涇州叛遣其子質于吐蕃以求援上命

朱泚李懷光討之久之不叛徵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

上書請赦文喜上不聽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於是

翰苑集

衆知上意不可移時吐蕃方睦于唐不為發兵城崇義
 中勢窮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果城崇義
 之征漢南之芟夷繼甚唐書梁崇義傳崇義與田承嗣
 牙槃結然獨以地福兵少法令最治親厚數諷入朝荅
 曰來公有大功畏闕豎讒遠巡辭召至代宗立不待駕
 而朝即見族吾釁盈矣若何欲見上乎建中元年李希
 烈請討之崇義懼整飾軍旅德宗欲示以信詔金部員
 外郎李舟論旨舟至以入朝勸崇義崇義不悅明年更
 命給事中盧翰往崇義益不安跋扈甚帝命李希烈率
 諸道兵進討崇義殺希烈臨漢屯兵千餘希烈怒引兵
 循漢而上崇義使翟崇暉杜少誠戰蠻水折北至涑口
 大敗二將降希烈寵之使降兵徇襄陽約百姓按堵崇
 義閉壁守者斬關出不可止乃與妻赴井死傳首京師
 希烈誅其親族及軍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
 從臨漢役者二千人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
 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師之怒非不逞也然以

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釁反
 側者懼鈇鉞之誅他本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災本
 作及遂乃蝨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鹽鐵論中國無狗
 顧之憂前漢食貨志失時不雨民且彌兩河而巨淮夷
 狼顧注民欲有畔前漢百官公卿表內史掌治京師景
 邊三輔而盜京邑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
 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掌
 列侯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右扶風與左馮翊京兆尹是
 為三輔注三輔黃圖云京兆在尚冠前街東入故中尉
 府馮翊在太上皇廟西入右扶風在夕陰街北入故主
 爵府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鑿輅為之再駕前漢
 為左馮翊渭城以西為右扶風也禮樂
 志鑿路龍麟罔不胙飾左傳行宮至于合圍于時海內
 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

翰苑集
 卷之二十七
 不

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于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

國之杌隉艱屯綿綿聯聯若包桑贅旒幸而不殊者屢

矣前漢五行志君若綴旒不得舉手注旒旌旗之屬隨風動搖也劉琨勸進書國家之危有若綴旒丹鉛錄

易繫于苞桑今之解者以苞桑為固結之物非也蓋古

人朽索六馬虎尾春冰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

罷兵狀云邦國之杌隉綿綿聯聯若苞勢之危窘實足

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此得其解

寒心方岳貢曰德宗征討諸鎮亦有不得不然之勢但猜疑躁急使天下有人人自危之心故兵拏不解

而變生意外耳宣公鑒于往事故詳言非有曩時熊羆

叛服之由勸不窮兵非教之姑息也

翁習之師左思蜀都賦亦以財雄翁習邊城注翁習威盛貌雷霆奮發之勢武

庫劔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

亂比于建中之始豈不至微至殺哉然而陛下懷悔過

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通鑑本注此謂與元赦書也知黷武窮兵之

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

率心之稔慝知烝庶困極之與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

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

或兇獷匪人綱目集覽獷古猛反說文犬獷獷不可附也前漢儒林叙傳獷獷亡秦注獷粗惡貌

亦為之歔歔誠之動物乃至于斯懷臬鴟以好音消稜

沴為和氣由是姦回易慮書崇信姦回黎獻歸心假王畔他本

作一作之夫削偽號以請罪通鑑王武俊田悅李納皆去王號上表謝罪

叛一作之夫削偽號以請罪通鑑王武俊田悅李納皆去王號上表謝罪

觀釁首鼠之將壹純誠以效勤通鑑本注謂馬燧韓滉
 事而觀其心迹則知之矣謹按通鑑建中四年十月上
 幸奉天十一月馬燧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彙將
 兵五千入援屯中渭橋與元元年二月河東將王權
 馬彙引兵歸太原音注曰以上幸山南聲聞不接故引
 兵歸史言馬燧怠於勤王又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將兵
 討李希烈屯盱眙聞朱泚作亂歸廣陵脩塹壘繕甲兵
 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
 穿井近百所繕館第數十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堞
 相屬以備車駕渡江且自固也少遊發兵三千大閱於
 江北滉亦發舟師三千曜武於京江以應之鹽鐵使包
 佶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陳少遊以為賊據長安未
 期收復欲彊取之佶不可少遊欲殺之佶懼匿妻子於
 案牘中急濟江少遊悉收其錢帛佶有守財卒三千少
 遊亦奪之佶纔與數十人俱至上元復為韓滉所奪音
 注曰史言天子播遷藩鎮阻兵陵轢王人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

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需君臣已絕而更交

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

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史記淮陰侯傳遣辨

士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

長咫尺或長尺也孔融論盛孝章書公誠能馳一介之使

加咫尺之書則孝章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通鑑

可致友道可宏矣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

高宗諱改之天誅圖活而不圖亡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

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

通鑑本注河朔謂王武俊擁戎據土易代不庭通鑑音

謂不朝者杜預曰下之事上皆成禮陛下恥王化之未

于庭中一日庭直也不庭謂不直者

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

方之騎士以徂征於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

將卒以奮伐於南罄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廐牧以

張武算斂周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後漢張衡傳翺鳥

走乎八荒注八方荒遠地也淮南勞已甚矣威亦盛矣

子曰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

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

本已殆他本覆矣洎涇卒唱亂泚戎構災豺狼整居於

禁闈猥獮擇肉於馳道三輔黃圖馳道案秦本紀始皇

子道也蔡邕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今之中道然漢書

賈山傳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

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

隱以金椎樹以青松漢令諸侯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

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左傳

也不如令沒入其車馬通鑑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

朝布路而罷注布路分散通鑑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

行營諸將相與慟哭懷光遂赴長安馬燧李芄引兵歸

鎮李抱貞宋郊伏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

騰詩百川尚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閒何

所不為既而悅納之儔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

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後漢班固傳于是百姓

復爵曾不帶芥賈誼賦細故蒂芥何足以疑又司馬相

如賦胷中曾不帶芥張揖云蒂芥刺鯁

會范卷之二十七 十五

也郭璞云不帶芥言望風歛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不覺有也帶丑介反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怨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

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崛強之由前漢陸賈傳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于此注屈強謂不柔服也內省於撫馭之失脩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

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

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鈛鋒左傳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亡也也以民為土芥綱目集覽草芥芥菜也其實至細言草芥者喻至微至賤也 叛者不賓則命

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氓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

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通鑑本注率循

也不率謂不循上之教令也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連一作

帑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

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

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

當之格言足以為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乃

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

當則異代應如合符說文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李康運命論道德元同曲

折台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

兵至今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

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前典垂

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叙哀痛之情悔

征伐之事引眾慝以咎已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

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

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
面易辭易君子豹變具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

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

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

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通鑑本注陸贄斯言亦可自京

邑底寧乘輿旋反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

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亂者蓋為河中之地密

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耳通鑑綱目言

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三

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為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

忽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

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土宇不安何以獎

厲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罪

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觀我疆弱必起窺覷

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叙勳行賞今府庫方

虛賞不滿意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

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

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閒說於新附之帥通鑑本注新附

武俊田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

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

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

為之動心哉心既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既盈則

慮以唇亡齒寒之病

左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

在裏號如輔頰如唇在表二國相須去一不可

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愍憂同

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

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

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

為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悔之可也

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

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唯聖主省

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

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

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

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

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為國者宣惠以養

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

以惠與威交相蓄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

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

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

通鑑本注唐都長安故謂之上國

以懷光

之竊保中畿

通鑑本注開元八年以河中為中都河歲東河西二縣為次赤縣諸縣為次畿縣

未再周相次梟殄

通鑑本注去年六月斬朱泚今年八月平懷光梟殄謂梟其首而殄絕其類

寶衆慝驚心之日

通鑑本注衆慝猶言衆惡也

羣生改觀之時威

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汙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曠休罷戰士符徃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書咸有一德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况在脅

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汙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疚焉

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

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

之憤忍而不攄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

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

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

通鑑本注與元赦文李希烈不與朱泚同科亦在肆赦之數

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于天地閒耳

通鑑

本注荷不可翻覲它典翻慙顏也綱目集覽覲面慙也詩有覲面目注覲姑也李氏曰以為媿恥者非姑音下

剖反多詐也縱未順命斯為獨夫通鑑本注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獨夫言人無親輔

之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

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史記秦始皇紀略取陸梁地正義曰嶺南之人多處山陸

其性強梁故曰陸梁張衡西京賦怪獸陸梁又甘泉賦注云走者陸梁而跳勢必不敢陛下

但勅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虜通鑑本注陸贄論

音注狴狴牢獄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李希烈事曲盡情

勢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于所揣矣古

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孫子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

而屈人之兵也今若不顧機宐復興戎役瀆威而蔑惠捨

易而卽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

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

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干憂惜在此儻蒙

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

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八

山右張佩芳孫圃注釋

新安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汪梧鳳在湘

方矩晞原叅訂

奏議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唐書陸贄傳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

排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初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贄秉政始請

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贊奏言云

今日十七日

時貞元八年

顧少連延英對廻

續通典唐制內中有公事商量

即降宣頭付閣開延英閣門翻宣申中書并勝正衙門如中書有公事敷奏即宰臣入勝子奏請開延英只是宰臣赴對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

議云諸司所舉

通鑑本注諸司即謂臺省長官

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

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

信任諸司者臣以閣劣

魏書張袞傳臣雖閣劣敢忘前志

謬大任果速

官謗

左傳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林注當官不能其職則謗讟繁興故云官謗

上貽聖憂過

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

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

隱

庾信進玉律秤尺斗升表仰稟聖規參詳神思

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

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

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

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

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行志閱

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

其偽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

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

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通典周制凡士之有善鄉先論士

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俊士既升而不征曰造士大

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

賢者及鄉老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

天府藏於祖廟內史書其貳而行焉在其職也則卿大

夫鄉老舉賢能而賓其禮司徒教三物而與諸學司馬

辨官材以定其論太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內史贊與奪

而貳於中司士掌其板而知其數論定然後官之任長

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擇材取士如此之詳也長

吏辟舉一作之制史以下皆太守刺史自辟當時如杜

喬則楊震所辟李膺則胡廣所辟唐制採訪節度官屬

自判官以下得自辟舉未報則稱攝已命則同正當時

如杜甫則嚴武所辟韓愈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書旁求

則董晉所辟他皆類此後又啟

延後敦文獻通考行能息馳騫也爾雅騫務強也注馳騫

絕交論馳騫之俗澆薄之倫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柬乃察

冏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

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東察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

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綱目集覽公府謂太尉司

錄漢時司徒司馬司空稱三公又稱三公之府竹南漫

掾曹試博士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克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以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晉書職官志靈帝以

侍中梁鵠為選部尚書及魏改選部為吏部主選部事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

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尚書

中外品員多所啓授晉書山濤傳濤為吏部尚書每

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

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

用人惟才不遺疏遠單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

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既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

山公啓事 宋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

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以

下悉委通鑑音注黃散謂黃門侍郎及散騎常侍侍郎也蔡廓猶憤恚以為失

職遂不之官宋書蔡廓為吏部尚書廓因左丞傅隆問

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曰黃門以下悉以付蔡自此以

上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于木署紙尾遂不拜

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紙尾

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東在臺司此其明

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

並旨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沈括

筆談除猶易也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旨授者

謂之歲除階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義

蓋吏部銓材授職一作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

翰苑集 卷之八 四

而不可否者也

通典凡諸王及職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之在京師者册授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

品以上及視五品以上皆勅授凡制勅授及册拜皆宰

司進擬自六品以下旨授其視品及流外官皆判補之

凡旨授官悉由於尚書文官屬吏部武官屬兵部謂之

銓選通鑑本注六品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

已下告身皆畫聞字

格限通典自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進

始設長名姓歷勝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官資高下昇

降以為故事其後莫能革焉至元宗開元中行儉子光

庭為侍中以選人既無常限或有出身二十餘年而不

獲祿者復作循資格官為限域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

集各有差等卑官多選高官少選賢愚一貫必合乎格

者乃得銓授自下昇上有限年躡級不得踰越久淹不收

有常規而掄才之方失矣

自起居

唐書百官志起居郎二人從六品上通典

起居周官有左右史記其言事蓋今起居之本王莽時

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其言行此又起居

之職唐貞觀二年移其職於門下置起居郎二人顯慶

中復於中書省置起居舍人遂與起居郎分掌左右

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

通鑑本注言起居郎舍人拾遺補闕及御

史皆由吏部奏擬選須絹翻綱目集覽

選曹選去聲猶漢之選部也注銓綜之例著在

格令晉書山濤傳論委以銓綜則羣情自抑又良

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

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

而行施惠是使周行庶品

左傳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

也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眾之道益微進善

也

也

也

也

也

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富才豈不以爲薦舉凌遲通鑑音注師古曰陵

邱陵也陵遲言如邱陵之透遲稍卑下也又曰陵夷夷平也言其頽替若邱陵之漸平也人物衰少

居常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

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通鑑音注待罪

者謙言也謂身居其官而不稱職則將有疎曠之罪故謂居職爲待罪西都之臣率有是言雖懷竊

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

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啟至公之門易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令職

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

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

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卽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

凡是百司之長通鑑音注諸司長官省寺監之長也無副貳等官及兩省

供奉之職通鑑音注兩省以中書門下言也兩省官自左右常侍以下至遺補起居郎舍人皆供奉

也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

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

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分

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

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

所謂達觀其所舉卽此義也史記魏世家文侯謂李克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

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

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自蒙允許卽以宣行南宮舉人杜田正謬漢建尚書

百官府曰南宮蓋取象天官書南宮朱鳥猶唐以中書省爲紫微尚書省爲文昌之類後漢鄭宏爲尚書令前

後所陳補益王政者著之南宮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以爲故事蓋南宮猶言南省也

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旣不

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滕口

易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疏滕競與也上煩聖聰道之

所競者口無復心實故云滕口說也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

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

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

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旣得

其人慎謀其始旣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

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旣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

其事事愆於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於初者賞其

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

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

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禮記王中心無所爲也以守至正

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宏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辯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迹論人之惡者必明辨為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即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眾眾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書矯誣上天左傳晏子曰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

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辯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老子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陛下

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失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啟霸圖問管仲以害伯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伯也固始而不能終害伯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伯

也說苑桓公曰何如而害伯管仲對曰不知賢害伯知而不而不用害伯用而不任害伯任而不信害伯信而復使小人參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敗覆邦家蓋以之害伯其意性險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為出眾以自異為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宏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伯况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為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

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必反其辜通鑑

本注謂反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坐以罪也

漢書尹翁歸傳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中說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眾夫為政而何有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辨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通鑑本注主名告主之名也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狂直同貫人何

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并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通典宰相自先天之前其

員頗多景龍中至十餘人開元以來常以二人為限或多則三人天寶十五年之後天下多難勳賢并建故備位者眾然其秉鈞持衡亦一二人而已通鑑貞元九年員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秋七月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人之所知固有事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

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敷以暗投通鑑本注公私

明闇以相形而文理自見此作文之法然明揚二字本之虞書闇投二字本之漢書作文又不可無來處近世教人為文者類此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文詎止於此而已

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

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

又將徇浮言書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

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

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

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一作慎擇焉恐不如委任

長官謹東寮屬所東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

失實當闇諺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况於臺省長官

皆是當朝高選一作久當朝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

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

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

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

謹按通鑑作行舉頓殊音注行舉者臺省

長官舉之宰相行之

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

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

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

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

通鑑本注庶長

庶官之長也

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

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

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

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於周行

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

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

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

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

淮南子有道之主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

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

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

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課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

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
 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
 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
 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
 舊說伏恐聽覽為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
 后踐祚臨朝則天謂武后也唐書后妃傳后崩遺制稱則天大聖皇太后欲收人心
 尤務拔擢宏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
 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通鑑綱目太后制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
讀史管見女而自媒求貞女者賤之士而自薦求良士者輕之武后之詔不足論矣而陸宣公通達治體者也

乃引以為美談曰當時有得人之稱累朝賴多士所薦
 之用何也此為德宗猜忌而發非古今之通誼也

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
 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

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文獻通考注太后不借爵位以寵四方豪

傑自為助雖妄男子言有所合輒不次官之至不稱職尋亦廢誅不少縱務取實材真賢故當時有杞推盤脫之語而一時所得如姚崇宋璟輩皆足以建開元之太平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
 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歷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

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
 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

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抱樸子生瘡痍於玉肌張衡西京賦所惡成瘡痍注瘡痍謂癩

痕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文獻通考注德宗猜忌用

也人太精東省閉閣累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月南臺惟一御史

慎東之規太精而失士書曰慎簡乃寮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

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為害也不精

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

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通鑑子思

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

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

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墨楊求諸物議孰免譏

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

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君子小人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

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

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

必以為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末流漢書游俠傳序

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人物志無恒依似及皆風人末流末流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略而不概也

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
 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
 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
 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
 切言固非為己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
 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通鑑上竟追前詔不行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通鑑貞元八年秋七月河南北

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二萬餘人通典唐開元禮皇帝遣使賑撫諸州水旱蟲災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使者未到之前所在長官先勸集所部僚佐等及正長老

人本司先於廳事大門外之右設使者便次南向又於大門外之右設使者東向大門外之左設長官以下及所部位重行北向西上於廳事之庭少北設使者位南向又於使者位之南三丈所設長官位北向其部僚屬則位於長官之後後文東武西每等異位重行北向相對為首正長老人則位其南重行北西上使者到所司迎引入便次長官及所部嚴肅以待正長老人等竝列於大門外之南重行北西上至時使者以下各服其服所在長官及所部僚佐亦各服公服行參軍引長官以下出就門外位立司功參軍引使者就門外位立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史二人對舉制案列於使者之南俱少退東向行參軍贊拜長官及所部在位者皆再拜行參軍引長官等以次先入立於門內之右重行西向司功參軍引使者入幡節前導持案者從之使者到庭中位立持節者於使者東南西向行參軍引長官以下俱入就庭中位立定

持節者脫節衣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
 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行參軍贊再
 拜長官及諸在位者皆再拜使者宣制書訖行
 參軍又贊拜長官及諸在位者皆再拜行參軍
 引長官進詣使者前受制書退復位訖功曹參
 軍引使者以下出復門外位行參軍引長官及
 諸在位者各出即門外位如初行參軍引使
 者以下還便次長官退其正長老人等任散

右頻得鹽鐵轉運

文獻通考唐先天二年李傑始為水陸發運使蓋使名之起開元二十一年

年裴耀卿以待中充江南淮南轉運使崔希逸蕭旻為
 副蓋副使始此天寶以韋堅充勾當轉運使第五琦充
 諸色轉運使劉晏充諸路轉運使其後韓滉杜棕杜讓
 能崔昭緯皆以宰相充使而諸道分置巡院皆統於此
 及州縣申報霖雨為災彌月不止或川瀆泛漲或谿谷
 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

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臺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
 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恕人咎
 己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慚惶所以黽勉在躬不敢頻煩
 請罪前者面陳事體須遣使撫綏陛下尚謂詢問來人
 所損殊少即議優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以來更審借
 訪類會行旅所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
 盡陳事實夫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
 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通鑑本注制備
謂隨事為之制而豫備也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

於物以為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頓易霖潦非可諱
 之事縉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尚且相婚况乎事或
 暖昧人或瑣微以利己之心希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
 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視聽所願事皆覆驗則冀言無
 詐欺大明照臨天下大幸也禮記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書若日月之照臨光於
 方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
 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
 之道子育為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通鑑音注天之門亦曰九重所謂禁衛九重虎豹九關皆言九門也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

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

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

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書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知上澤之

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為

一家中國為一人用此術也禮記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

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今水潦為敗綿數十州奔

告於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疑其

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

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况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

恩復除自當准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
 德音深示憂憫分道命使明勅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寬
 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沒居產都盡父子不存濟者各量
 賜粟帛便委使臣與州府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
 舍田苗者亦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
 量與蠲減租稅如此則歿者蒙瘞酌之惠存者霑煦媪
 之恩霈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
 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倘蒙
 聖恩允從即具條件續進臣又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

為本陰陽為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

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左傳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

咎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正隰水潦夏

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禮記月令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

注申之氣乘之也又孟夏行秋令則正隰水潦注戌之

氣乘之也又孟夏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

城郭注亥之典籍垂誠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

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頃自夏初大臣得罪指

參等親黨坐累其徒實繁邦憲已行宸嚴未解畏天之怒
 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其應雖天所降沴

不在郊畿然海內為家無論遐邇伏願滌瑕以德消疹
 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觀
 災慙負之至謹奉狀陳請以聞謹奏綱目八月遣使宣撫諸道綱目發明
曰此亦可謂得救災之意矣是時陸贄當國故其所行如此德宗猶以恐生姦欺為言向非贄委曲開諭帝亦未必能從然則欲考相臣之事業者當以其時所行之事觀之則得矣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右奉進止淮西管內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使
 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
 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張衡東京賦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注隍城下坑無水

者故夏禹泣辜通鑑前編帝巡狩出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為痛

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殷湯引罪蓋

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恭是由教化未至

常以善救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污染淮甸職貢廢闕

責當有歸在於編氓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

魁通鑑本注渠大也魁率也惟茲下人久罹脅制想其翹望聖化誠

亦有足哀傷儻宏善救之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使

宣命本緣卹患弔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卹或異是

使慕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讐恐

非所以為計也昔晉饑乞糴於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不豹則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里奚之言拒丕豹之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乞糴於晉晉大夫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不如與之惠公信虢射之謀違慶鄭之議遂閉糴以絕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人事在左傳僖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終於秦繆霸強晉惠擒辱是知棄怨而施惠者可以

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務卹鄰救災矧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被者乎議者多謂渭右薦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為不然必若興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爽德政儻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弊利害之勢或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左傳困獸猶鬪淮南子熊羆之動以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危迫一作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携以禮左傳管仲曰招携以禮便可底寧備慮乖方亦足生患竊以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通鑑音注

後漢末曹操避董卓之難間行東歸過故人呂伯奢伯奢出五子備賓主禮操聞食器聲以為圖已手劍殺八人而去既而懊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讀史管見自漢初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凡尚詐謀爭功利者率用之終亦自蹈其患則未有知反其失如陸相之言者嗟乎無我負人推而大也忠恕之道也寧人負我守而固也知命之事也敬輿之學其真洙泗之徒與通鑑本注反曹操之言則有帝王氣象故能使億

兆歸心遠邇從化猶有兇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覆亡尚亦不足含怒今因供輸有闕遂令施惠不

均責帥及人恐未為允伏惟聖鑒更審裁量其所擇諸

道使並未敢宣行伏候進止通鑑八月遣中書舍人京兆奚陟等宣撫諸道水災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唐書方鎮表天寶十載置安南

管內經略使領交陸峯愛驩長福祿芝武峩演武安十一州治交州地理志安南中都護府本交趾郡國史補南國船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師子國船最大梯而上下皆積寶貨有蕃長為主領市舶錄劉向日船深五十餘肘西域以肘為度綱目集覽蠻夷汎海舟曰舶於海濱置吏以稅海商名曰市舶又後漢桓靈時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敕號曰中使文選注天子私使曰中使

嶺南節度經略使晉書地理志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唐書方

鎮表至德元載奏近日船舶多往安南市易進奉事大置嶺南節度使

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

臣使司同勾當通鑑音注唐置市舶使於廣州以收商舶之利時以宦者為之音白庶

免隱欺希顏奉宣聖旨宜依者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綏

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唐書地理志廣州南海郡中都督府一統

志廣州春秋為南粵地秦於此置南海郡漢屬交州刺史三國吳遷交州治龍編而於此置廣州俗號

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遠棄中而就

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謹按通鑑作招携失所音注言所以招携

離者失其道也左傳招携以禮曾無內訟之意通鑑本注論語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

自訟者也注云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更興出位之思王毀積中是將

誰咎通鑑本注用論語孔子之言寶龜寶玉皆積藏之在積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也珠飛境

外謝承後漢書孟嘗為合浦太守郡境舊采珠以易米食先時二千石貪穢使民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

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孟嘗行化一年之間去珠復還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

則遠人格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况又將蕩上

心禮記月令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

於朝廷黷汚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事固難依且嶺

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

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

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

望押不出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通鑑音注沈存中曰唐故事中書舍人職

掌詔誥皆寫四本一本為底一本為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於籍謂之宣底如今之聖語簿也余謂宣者因奉宣上旨而得名或以口傳為宣或以行文書為宣口傳為宣多命中臣

右緣班宏喪亡

通鑑貞元八年秋七月甲寅戶部尚書判度支班宏薨

臣今日面

取進止今當此選總有四人杜佑盧徵李衡李巽並曾掌判財賦各有績用可稱資望人才亦堪獎任聖旨以

淮南未可移動

唐書地理志淮南道蓋古揚州之域方鎮表至德元載置淮南節度使杜佑傳

建中初出為蘇州改饒州俄遷嶺南節度使召拜尚書右丞俄出為淮南節度使謹按佑節度淮南史失載年月惟宰相表載貞元十九年三月淮南節度使杜佑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此云淮南指謂杜佑則佑

節度淮南在貞元八年之前矣

盧徵又近改官令臣擇一人與江西追

取李衡者臣以支計之司

晉書安平王孚傳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

當今所切常須銜制黠吏不可斯須闕人待追李衡數

月方到或恐綱條弛紊錢物隱欺李巽近追到城請授

給事中且令權判若處理稱職便除戶部侍郎

唐書百官志戶部侍郎二人正四品下通典注戶部侍郎蓋周官小司徒中大夫頗同其任後周依周官今侍郎則隋煬帝置

民部侍郎唐因之後改曰戶部通鑑音注唐自中世以後天下財賦皆屬戶部度支鹽鐵率以他官分判戶部侍郎判戶部乃得知戶部如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一司錢貨穀帛出入之事 商量處分既免曠廢於事又得閱試其能兩人之中必

有可取陛下累稱穩便許依所奏施行臣又退更詳思以爲無易於此希顏適宜進止李巽知度支恐未相當

且空與給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唐書百官志司農寺少卿二人從四

品上通典司農卿秦爲理粟內使掌穀貨漢景帝更名大司農令武帝太初初更名大司農掌九穀六畜之供

膳羞者凡郡國諸倉農監裴延齡甚公清有才宜令判

度支便進擬狀來其李衡亦從追取者伏以周制六官

實司理本通典周成王參考殷官制爲周禮以作天地四時之名謂之六卿立天官冢宰掌邦治地

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刑冬官司空掌邦事各有徒屬周於百事

冢宰制國用量入爲出禮記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

入以司徒掌邦賦敷教恤人周禮地官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二

曰以陽禮教讓三曰以陰禮教親四曰以樂禮教和五曰以儀辨等六曰以俗教安七曰以刑教中八曰以誓

教恤九曰以度教節十曰以世事教能十一曰以賢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祿今之度支兼

此二柄通典注按今戶部之職與地官之任雖亦頗同若徵其承受考其沿襲則戶部合出於度支度

支主計算之官也會計之任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

懋遷書懋遷有無化居豐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

財物之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吝則生患寬

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戾而好動躁

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僞無恥豈獨有識深鄙兼爲流

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貫

晉書文苑傳架彼辭人共超清貫

更居要

重必敦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

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議俯

察愚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諧僉屬不紊

朝經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駭物聽臣雖熟知不可猶

慮所見未周趙憬眼疾漸瘳後日即合假滿待其朝謁

乞更叅詳

通鑑考異舊憬傳曰憬與陸贄同知政事贄恃久在禁庭特承恩顧以國政為己任纔周歲轉憬為門下侍郎憬由是深銜之數

以目疾請告不甚當政事因是不相協去邪勿疑天下

幸甚謹奏

通鑑上不從己未以延齡判度支事

論齊映齊抗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卿等所進齊映替李衡緣江南與湖

南接近齊映齊抗既是當家同任方面

後漢書馮異傳受任方面以立

徵事非穩便宜別商量者齊映齊抗同姓別房

謹按唐書宰相

世系表齊氏出自姜姓炎帝裔孫呂尚後封於齊因以為氏漢有平敬侯齊受傳封四世居高陽晉有武邑侯

齊琰抗琰之後也又有瀛州齊氏曰齊玘既非五服之

者映玘之子也同姓別房猶言同姓不宗

親則與眾人無異禮記大傳疏同承高祖之後為族兄

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總麻為四世而

總服盡也五世祖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六世不服祖

免同姓而已故云親屬竭謹按儀禮喪服五服斬衰一

為帶而即以斬衰之帶為齊衰之經大功小功總麻皆準此為殺故鄭注云以五分一為殺者象五服之數也

聖朝推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李臯李兼鄰接方鎮今之韓渾全義韓全義也密邇軍城此例甚多無足為慮

但以中朝要職漢書劉輔傳注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

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又尚書令僕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當時要官

常苦乏人至如映抗良才並當臺閣妙選謹按謂中書門下兩省也顧炎武曰知錄

閣夾室也以板為之後乃廣之為樓觀之通名如石渠天祿麒麟之類然西京但有閣而未以為官曹之稱至

後漢始謂之臺閣三國志評曰魏世專統臺閣重內輕外裴松之注引魏略曰薛夏為秘書丞嘗以公事移蘭

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秘書署耳謂夏為不得移夏報之曰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

唐書職官志光宅元年改中書省為鳳閣垂拱元年改門下省為鸞臺李肇國史補宰相相呼為堂老兩省相呼為閣老臺閣之稱固本之漢人也臣等先請授映禮部聖旨令且向外

商量倘許移鎮江西亦是漸加恩獎齊抗文學足用精

敏罕儔掖垣之駁議司言漢雜事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

表四曰駁議駁者執意不回猶色之間雜南宮之掌賦承轄通典尚書省亦謂之省臺都堂

居中左右分司左丞掌轄吏部戶部禮部十二司事右丞掌轄兵部刑部工部十二司事俾居其任

皆謂當才若蒙追赴闕庭試加顧問察言稽行必有可

觀可否之宜伏候進止通鑑音注自唐以來率以奉聖旨為奉進止蓋言聖旨使之進

則進使之止則止也程大昌曰今奏劄言取進止猶言此劄之或留或却合稟承可否也唐中葉遂以處分為

進止而不曉文義者習而不察槩謂有旨爲進
玉堂宣底所載凡宣旨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

